

明
史

八
三

明史卷三百五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學士兼掌都察院都御史加級張廷壽奉

敕修

宦官二

李芳

馮保

張鯨

陳增

陳

奉

高淮

梁永

楊

榮

陳矩

王安

魏忠賢

王體乾

李永貞等

崔文昇

張彝憲

高起潛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穆宗朝內官監太監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見信任初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躡官工部尚書修蘆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隆慶元年二月芳劾之時杲已削官乃下獄遣戍盡汰其所冒冗員又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大爲同類所嫉而是時司禮諸閹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鰲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祥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閒住二年十一月復杖芳八十下

刑部監禁待決尚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
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祥等益橫前司禮
太監黃錦已革廕祥輒復予之工部尚書雷禮劾祥傳
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
廠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
罪祥而令禮致仕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
法司不預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熿賄越制得嗣封肅
王洪尤貪肆內閣大臣亦有因之以進者三人所糜國
帑無算帝享太廟三人皆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
辭謝與六卿埒廷臣論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補去

給事中石星李己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鄭履淳
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廕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獨久繫
獄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宥
芳乃得釋充南京淨軍

馮保深州人嘉靖中爲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
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適
不悅於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
拱及洪罷拱復薦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監者例不當掌
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
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屬居正豫

草遺詔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柰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穆宗甫崩，保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寶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旣掌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拱諷六科給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章數其奸，而給事中雒遵、陸樹德又特疏論列拱意。疏下，卽擬旨逐保，而保匿其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迨

拱去保憾猶未釋萬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保欲緣此族拱與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許之踰日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鞠而罷會廷臣楊博葛守禮等保持之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瘡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

客用爲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已手詔令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內侍俱自陳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保善琴能書帝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所以待之甚隆後保益橫肆卽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而

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時引大體
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進保使使謂居
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玩好又能約束其子弟
不敢肆惡都人亦以是稱之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
任專國柄者由保爲之左右也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
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爲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
使兩人相疑旋復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事與籌畫因
恃勢招權利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
詰其橫如此居正之奪情及杖吳中行等保有力焉已
而居正死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

晟入閣保卽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楨王國給事中王繼光相繼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內閣張四維度申時行不肯爲晟下擬旨允之帝卽報可保時病起詎曰我小恙遽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爵大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太后久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怒保東宮舊闔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閒住帝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來朕柰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

入乃從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從子邦寧竝官都督削職下獄瘐死大受及其黨周海何忠等八人貶小火者司香孝陵爵與大受子烟瘴永戍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爲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爲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驟貴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而其時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沒得罪

張鯨新城人太監張宏名下也內豎初入宮必投一大璫爲主謂之名下馮保用事鯨害其寵爲帝畫策害保宏謂鯨曰馮公前輩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鯨不聽旣譖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無過惡以賢稱萬曆十二年卒張誠代掌司禮監十八年鯨罷東廠誠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鯨性剛果帝倚任之其在東廠兼掌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權受賕萬曆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鯨及其黨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

有相倚爲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而削尚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中陳尚象吳文梓楊文煥御史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尚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大學士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命下象乾詔獄以時行及同官許國王錫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給事中李沂至謂帝納鯨金寶故寬鯨罪帝大怒言沂等爲張居正馮保報復杖六十削其官鯨亦私家閒住已而南京兵部尚書吳文華率南九卿請罪鯨而宥言者帝亦不聽尋復召鯨入給事中陳與郊

御史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報最後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指鯨以賄復進帝怒甚召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命治于仁罪而召鯨令時行等傳諭責訓之鯨寵遂衰尚智後減死充軍

陳增神宗朝礦稅太監也萬曆十二年房山縣民史錦奏請開礦下撫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臺山還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

不可至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
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
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
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
營建乏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
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
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
昌平橫嶺涑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并
採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
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

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案湖廣則陳奉而增奉敕開採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增及陳奉高淮二十四年增始至山東卽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爲逮問削職益都知縣吳宗堯抗增被陷幾死詔獄巡撫尹應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罰俸已復命增兼徵山東店稅與臨清稅監馬堂相爭帝爲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增益肆無忌其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仝治等自江南

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撥金寶募人告密誣大
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御史劉
曰梧具以狀聞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
帝俱弗省久之鳳陽巡撫李三才劾守訓奸賊增懼因
搜得守訓違禁珍寶及賕銀四十餘萬聞於朝命械入
京鞠治乃論死而增肆惡山東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
死陳奉御馬監奉御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荊州
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厰鼓鑄事奉兼領數
使恣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
骨伺奉自武昌抵荊州聚數千人譟於塗競擲瓦石擊